

青青的悠然 著

完
结
篇

她任性，她嚣张，满身狂气，
在他的眼皮底下为非作歹。
曾经他想揉碎她的美丽，打断
她的傲骨，彻底将其折服。

九天 倾 凰

今日却变成他——

『眼中宝，心头肉』

割舍不下，更不愿割舍。

曾经血染争锋，如今该拿她怎么办？

答曰：收入怀中，捧在手心，
再摘下自己的真心送与她。

便是妖姬命运又何妨，任她肆无忌惮，
搅翻这颤巍巍的王朝下一池磅礴风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青青的悠然 / 著

完
结
篇

九天凤

倾

上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九天倾凰：完结版：全3册 / 青青的悠然著. —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
ISBN 978-7-5399-8800-9

I. ①九… II. ①青…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42030号

书 名 九天倾凰：完结版：全3册

作 者 青青的悠然

选题策划 吴小波 何紫雨

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编辑 何紫雨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装帧设计 张 芳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X1000毫米 1/16

字 数 800千字

印 张 52

版 次 2015年12月第1版，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800-9

定 价 70.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128	100	073	048	032	001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魔心， 爱恨难明	缠绵	大刑伺候	束手就擒	战王风姿	纨绔重生



目 录

253	235	222	193	175
第十一章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第十章 傀儡师之爱	第九章 复仇之剑	第八章 危机重重	第七章 前尘秘事



第一章 纨绔重生

元泽安静地看着她微笑，笑容纯净、宁和，如山间清泉。

秋叶白不知道为什么看着他那笑容，眼前晃过另外一张与其极为相似，但是气质却截然不同的妖冶阴诡的面容。

元泽见她发呆，也没有多想：“在下要多谢你，小白公子。”

秋叶白回过神来时，自己鼻尖已经靠在元泽能者的肩头，闻见他身上那种淡淡的檀香，这一回，不知道为什么，这檀香闻着竟比上回在他身上闻到的舒服多了。

感觉到元泽单纯地想要表达他的心情，秋叶白迟疑了一会儿，并没有拒绝，而是淡淡地问道：“阿泽要感谢我什么呢？”

元泽温柔、慈和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在下很感激菩萨让你我结下这段缘。在下自知鲁钝于世俗人情一道，但小白公子让在下在这些日子里见识到了许多不曾见到的光与影。在下虽不善言辞，却也知这是一段善缘。”

秋叶白微微一笑，似讥非讥地问：“怎么，真言宫里的人把你保护得太好了？”

这个怀抱，这么靠着还是挺舒服的。

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她让人靠着，这也许是因为元泽身上的气息从来都是温和纯净的，让人有一种奇怪的安心感。

元泽一愣，抬头看她，问道：“你知道？”

秋叶白看着元泽那有些惊讶的表情，挑眉反问：“难道你还指望我把你说的那些话当成耳边风吗？”

元泽愣了愣，半晌才缓缓地摇了摇头，神情有些复杂地看着秋叶白，然后自言自语地轻声低喃：“都说了吧，难道你真的决定就要他了吗？”



秋叶白看着元泽那样子，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能者怎么又神神道道的了？

元泽看着她，笑了笑：“没什么，只是在想一些事情而已。”

他顿了顿，伸手拨了下自己垂落下来的银发，继续温声道：“你说得对，真言宫和在下在这些日子里所看到的一切都不一样。”

“你看见了什么？”秋叶白有些好奇，这个能者一向都是一副懵懵懂懂的样子，真的发威也就是那日在小洲上有人踩了他的食物的时候，看起来有些清醒。平日里不是吃就是睡，醒来的时候也是一副迷迷糊糊的样子。

元泽弯起嘴角，说道：“在下看见了真正的江湖，快意恩仇、策马飞舟，看见了有些算计下的真心，看见了荒唐面具下的真挚和天生我材必有用。”

秋叶白微微眯起双眸，转头看向船舱里劫后余生后热热闹闹、痛痛快快喝酒划拳的纨绔们，道：“我可以理解为你在夸我吗？你夸我不要紧，可不要让那些事儿精听见你这么夸他们，只怕他们听到了尾巴都要翘上天去了。”

元泽笑了一下，顺着她眼神看那一片灯火琉璃的热闹，一片红尘烟火的气息，然后轻声叹息：“最重要的是在下还看见了——自由。”

“自由……”秋叶白这一次也难得附和他，顿了顿，淡淡地说道，“是的，自由……”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刻，她忽然觉得这个词似乎从此远离她。

元泽忽然靠近她，低头伸手仔细地将她被吹得四处乱飞的发丝别到耳朵后，说道：“在下一会儿下了船，就先告辞了。”

他这般接近的距离，纤长卷翘的睫毛和银灰色的清澈眼眸更加清晰。

那么近距离地看着这张面容，越发地觉得元泽的肌肤看起来是那么细腻、白皙。

她有些心不在焉地问道：“你要去找真言宫的人？”

听到元泽要离开，说她一点儿感觉都没有那是不可能的。

“不，他们会来找我的。”

秋叶白看着他专注的神情，莫名地有些心不在焉起来：“嗯……那就好。”

两个月后。

秋高气爽的清晨，暖阳散落在一处江中行省首府云中郡附近的一处山村，小草那翠绿的叶子上水珠儿泛出晶莹的光来，远处的田野飘荡来混合着泥土和青草芳香的气息。

这又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

小村子里一反平日的安宁，热闹非凡，四处都有人在“咣当咣当”地敲锣打鼓，然后扯着嗓子嚷嚷：“开始了，开始了，大荒村赛狗决赛就要开始了，且看天下第一恶——大春和天下第一肥——肥龙的精彩对决，买定离手，离手买定，还有要下注的没有？！”

锣鼓声路过一处村中最大的房子时，越发地大声。

“砰！”小七终于忍不住把窗户甩上，对着正在写信的秋叶白满脸抑郁地说道：“我说，四少，你就让大壮、川子那些家伙整日扯着这破锣嗓子到处吵吵吗？昨夜三更好容易才安静下去，今儿一大早又跟招魂似的还让人活了！”

秋叶白一边吹了吹手里的信，好让墨水快些干，一边漫不经心地说道：“我答应了他们，若是他们第二轮考核合格，就让他们玩一场赛狗，放松放松。”

小七郁闷了：“四少，您能有些正经点儿的考核吗？咱们藏剑阁那么多高手训练他们轻功和武艺，不是为了让它们把偷鸡摸狗发扬光大的。你都不知道秦云他们几个堂主每次为那些纨绔考核，都快憋得吐血了！”

他从来都知道自己家这位主子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但是这回实在也太四六不着了些！

四少把自家的精英倒腾出来不少去训练看风部的纨绔们，大伙原本都觉得虽然调教人实在不容易，但毕竟看风部的大部分人已经都成年了，骨骼经脉也已经都硬了。他们既然已为人师表，想必应该能用心些。加上自家阁主说了，谁能把人给带出来了，就赏赐三桌阁主亲自下厨的好饭菜！

阁里谁人不知道秋叶白的手艺，但她轻易不下厨。所以，阁主亲自下厨做出来的美味，可比什么金银财宝都让人向往。大家自然都是摩拳擦掌，下足了功夫。

没想到，秋叶白的决定让所有人大跌眼镜，除了要求纨绔们必须每日爬山、挑水、打坐、内修等巩固身体底子，武艺上只要求藏剑阁的精英们根据各人的擅长仔细地给予施教，并不要求一定都非练成固定的掌法或者拳法。阁主要求很低，但求他们能自保或逃跑，哪怕是练习某些身法能钻狗洞钻得快点儿，也是好的。

一干精英虽然觉得藏剑阁教出来的人学钻狗洞逃跑的技巧，有点别扭，但也还是因材施教，勉强接受。

但此后，秋叶白还利用关系从江湖上弄了些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奇葩人物出来训练纨绔们，这一回就是五花八门，什么都有了。

什么“金钱爪”，什么“过洞仙”，什么“通天老翁”，什么“赌仙”……总之，光是听着那些名号就让人明白这些都是江湖上的下九流的货色。

“金钱爪”就是顶尖儿的大盗；“通天老翁”就是玩障眼法装神弄鬼扮大仙忽悠人骗钱的；“赌仙”就不用说了，当然是赌博使诈出了名遭下了江湖追杀令的；就连臭名昭著专门偷江湖各大门派好马的鬼头马信都请来了……林林总总一溜奇葩“神人”都成了师傅过来教导纨绔们。

这也让藏剑阁门人见识了秋叶白当年跟着前任阁主老仙走遍江湖，交游之广阔。

纨绔们按照自己的兴趣去选修众“神人”擅长的科目，必须精通一项，兼修数项。





但是只要选修之后，必须参与该科目的考核，以主科分数为主，副科分数为辅，每一次总分倒数前三人为不合格。

纨绔们这下子可乐坏了，全都是他们感兴趣的，而且那些人的手法比他们的不知道高明多少倍。

秋叶白要求每一句考核一轮，考核不合格的人一个星期没有荤腥吃，同时也不必再学习，也不得出门，尽管在屋子里玩儿一星期就好了。

原本纨绔们不以为意，这哪里叫作惩罚，分明就是玩！

但是很快他们就明白不合格的痛苦了，因为这些科目实在太有“趣”，太有“挑战性”了，大部分人都很努力地自发钻研，所以但凡“神人”们上课的时候，那不上课的三人就找不到一个人能来屋子里陪他们说话的。

哪怕下课了有人来说话，对方眉飞色舞地说今儿又开了什么眼界，自己又学了什么奇葩的本事，让完全没有上课的人听得一头雾水，顺带也心里直发痒。只可惜也只能听着，完全搭不上话，只能在边上羡慕。这一来二去，说话的人也觉得和没学的“外行”没有话可聊，于是谈话气氛自然冷场。

没人说话无聊得紧，有人说话了，自己心头也是不爽快，那就睡觉好了。

但是这么睡上了七日，那三个没课上的人就发现几乎把自己睡瘫了，整日里头晕脑涨。憋闷得狠了，他们皆暗中发誓，下一回打死都不要干这种挂考核尾巴的事儿了！

这么一来二去，纨绔们除了早晚练习武艺基本功，跟着这些下九流的师傅学得极为卖力，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何况考核也极为有趣，各位江湖“神人”手上的考核有偷盗、障眼法、赌博、相马驯狗、打洞偷香。当然偷香偷的自然也是看风部的纨绔们自己扮的“香”。

到了第二个月的中旬开始，科目则转变为协同作战……虽然小七觉得用合伙干坏事儿比较贴切些。譬如——第二个月中旬的考核题目就是去云中郡的官库里把官银偷出来，然后还得想办法把这些银子全部销毁官家印记，然后再不动声色地放入银庄，换成铜钱散给贫民窟的老百姓。

小七觉得如果这叫作劫富济贫，那么这回考核的事儿就有点缺德了。居然要求他们把云中卢将军家最得宠的六姨娘半夜给偷出来，再神不知鬼地送进将军大少爷的床上，陷害这两者有一腿，还要把消息散播得满街巷都知道。

那些下九流的江湖“神人”看着自家徒弟干香艳的坏事儿，自然乐得很。

但是小七想破了脑袋也想不出来干这缺德事儿到底有什么用。

“你这个榆木疙瘩的脑袋，哪里能和四少比，且不要在这里打扰四少了！”一道清脆如黄鹂的声音在门外响起。

宁秋正提着一个食盒从门外进来，正巧听见小七似埋怨秋叶白的话，她立刻毫不

客气地耻笑小七。

“这也不光是我想不明白，就是青龙堂、白虎堂的几位堂主也想不明白，咱们可是藏剑阁，若是传出去咱们教导出来这些纨绔，竟干些鸡鸣狗盗的事儿，江湖人要怎么看咱们！”小七不服气地嘟哝。

宁秋眯起眼，问道：“怎么，咱们藏剑阁什么时候还要看江湖门派的眼色行事了，藏剑阁之所以有藏剑阁的今日，就是因为立场永远非正非邪，难道你不知道吗？”

小七有点哑然，但他还是忍不住地辩解道：“这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秋叶白忽然开了口，她一边将信慢慢地折好，一边悠悠地问道，“是白虎堂和青龙堂的人想不明白，怂恿着你这愣头青来问我的吧？”

想必她手下这些家伙的疑惑已经在心中憋了许久，觉得小七是她身边常年跟着的近侍，说错话，她也不会太过于怪罪。

小七一下子涨红了脸，支支吾吾地说道：“那个……那个……弟兄们心里……”

秋叶白淡淡地接过他的话：“我知道你们心里看不上肥龙他们的做派，但是小七，你别忘了青龙堂和白虎堂也只是抽调了几个比较善于调理人的好手出来训练人。况且，除了你和宁冬、宁秋几个是我的贴身侍卫，没有人知道这些纨绔和我的关系，至于大鼠和肥龙他们更不要说知道藏剑阁是个什么东西。”

现在大鼠和肥龙他们都一直以为这些秋叶白身边的高手是她向朋友借来的武师。

“我需要大鼠和肥龙他们跟着我回京城以后能独当一面，甚至将整个司礼监都给我拿下。他们不是一无是处，你护送老鸪鸽先行离开淮南避风头，并不曾亲眼见淮南之事，但是你也应该从宝宝和其他人那里听说他们在淮南逼得摄国殿下和控鹤监都不得不退了一步的事情。”

即使被宁秋刀子似的目光狠狠地戳了好几下，小七还是忍不住嘟嘟囔囔地说道：“那又怎么样，还不是烂泥扶不上墙，别人放了他们一马而已，若是咱们藏剑阁的人可就不是逼退他们一步的事儿了。”

秋叶白挑眉一笑：“你说得对，他们就是烂泥，我并不指望他们去糊墙，我要的是让烂泥发挥最大的作用。烂泥可以成为沼泽，沼泽可是能生吞活人的。”

肥龙和大鼠他们原本就是鸡鸣狗盗之辈，若是指望他们个个如有神助练成绝世武功，如同当年司礼监在真武大帝时代的魅部杀神，还不如指望他们重新投胎来得快点。

但是，那日他们在淮南的所为，让她见识到了另外一种力量——一种“歪门邪道”的力量。

市井之徒有市井之徒的小聪明，而看风部这些纨绔出身不算低，所以眼界与寻常的市井之徒自然是不一样的。但他们常年混迹民间，足足地将那些不入流的小聪明、小把戏学了个透彻。



这两点让他们的做派注定不同于寻常的市井之徒，正如在淮南之时，她只是想狠狠地打击他们，让他们痛一场，才能让她好重新塑造他们。但是他们在和控鹤监的对峙中剑走偏锋，着实让她惊喜。这偏锋虽说不上是完美的招数，却绝对精彩！

所以秋叶白改变了自己的最初计划，决定彻底因材施教到底。看风部的人都已经成年，年纪最小的楼也十六岁了，武艺可塑性已经弱了太多，那她就索性将他们身上那些不入流，被人看不起的“长处”给彻底培养成不入流里的一流和极致！何况没有什么比兴趣更好的老师，所以他们果然如她所料一般进步神速。

“任何事情做到了极致，就会成为一个人身上最突出的一点。”宁秋若有所思地说道。

小七想了想，还是忍不住问：“但是四少，就算他们斗鸡、偷东西，甚至斗蝓蝓都学到了极致，这又能怎样，难道凭借这些就能挑战司礼监的其他两部吗？”

秋叶白淡然地说道：“小七，你可知道司礼监最本质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吗？”

小七迟疑了一会儿，说道：“探子。”

司礼监是非常惹人讨厌，却又让人不敢招惹的探子，他们无孔不入地监视着朝野上下。

秋叶白一笑，点了点自己的心口，道：“没错，一个优秀的探子面对的是上下九流的人，并不是武艺高强就足够的了，而是需要一颗八面玲珑的心和灵活多变，并不以为耻的手段。”

小七虽有些茫然，心中却又觉得自家四少说的话很有道理。

秋叶白看着小七一脸迷茫的样子，轻笑着用指尖弹了弹他的额头：“这不是你该想的，你只管告诉青龙堂和白虎堂的人，不要当纨绔们是他们的弟子，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是纨绔们的师傅，只是听我的命令执行的一项任务，江湖上更不会有人知道这事儿。”

秋叶白顿了顿，继续说道：“至于我让他们执行的任务，自然有我的道理，以后你们就会明白了。那卢将军不是什么好东西，上一次云中蝗灾，朝廷拨款被他和那云中知府吞了大半。他就那么一个儿子，既然他儿子作死地喜欢自己老爹的小妾，两人也不是第一次睡一张床上，我不过是难得好心成全一对儿野鸳鸯，也顺便试试纨绔们有没有能耐潜入守备森严的武官官邸做“偷人”的事儿罢了。”

小七这回倒是听明白了，他点点头，想必青龙堂和白虎堂的人心也会放宽了。

小七迟疑了一会儿，继续说道：“那斗狗大会他们已经鸡飞狗跳地折腾了三天了，全云中郡里的好狗都被他们给偷了，这事儿都惊动了云中知府，若是到时候查过来，我怕会露馅。”

“露馅就露馅，那也是给他们一个教训。妄自尊大，行事又毫不谨慎周全是什么好果子吃的，甚至会丢掉性命的。”秋叶白似一点也不担心，将手里的信递给小七，

“让人送出去。”

小七知道秋叶白每一句都会和京城那一头通消息，以确定现在京城局势如何。

毕竟当初她是应承了司礼监督公郑钧三个月内破案的。在这期间，她不但拿到了账本和证人，还带着看风部的人溜出梅家的天罗地网。想来京城那些大佬必定有进一步的布置，所以她必须保持消息的通畅。

小七接了书信以后，立刻出了门。

“四少，天书那头最近回信说京城局势如何？”宁秋自然知道秋叶白很快就要赶在破案期限前回去，否则一来她被问罪下狱，二来看风部也要被解散，那么这么些日子四少殚精竭虑就都白费了。

秋叶白沉吟了片刻，道：“天书说还算风平浪静，并没有探听到有什么特别的变动，除了国师最近主持了一场祈雨的祭礼。”

果然，在祭礼的第二日，乌云密布，天降甘露，缓解了京城秋日以来连续多日的炎热和干旱。国师和真言宫的威望又一次被大大提高。

宁秋自然是知道国师就是元泽的。她一边为秋叶白将早点摆放在桌上，一边说道：“想来元泽不是那种两面三刀的人。若是四少在京城遇上了实在没法子解决的事儿，不妨去寻一下国师，说不定他能帮上什么忙。”

她知道自己暂时是不能跟着秋叶白上京城的，这会儿秋叶白要走了，她心中虽然黯然伤神，却也只能尽力为秋叶白打算。

秋叶白点点头，夹起一个糯米团子送进宁秋碗里，温声安抚神色黯淡的宁秋：“没关系，若是秋儿你实在挂念，上京城来游玩也不是不可以的。”

反正在她出发之后，藏剑阁就要全面低调行事，彻底进入暗处，以免被她接下来的事情牵累。而且门人也都要进入暗处活动期，也没有太多的事情。

宁秋闻言，欣喜地睁大眼，问道：“真的可以吗？”

秋叶白含笑点头，道：“当然。”

京城皇宫，秋风阁的雅致内殿里，一名着靛蓝绣百福缙丝褙子，头戴点翠华盛，眉目精致凌厉的中年美妇正优雅地靠在碧纱橱边的老竹凉榻上纳凉养神。而一边的大宫女在为她轻轻地打着扇子。

董嬷嬷捧着一只冰碗打了帘子进来，说道：“老佛爷，这是您要的莲子燕窝冰碗。”

太后睁开眼，叹了一口气，道：“端过来吧，这见天的闷热，今年秋老虎着实烦人得紧。”

那董嬷嬷瞥了眼外头刮过的风，心中偷偷嘀咕：您怕是心底有事儿才觉得今年不比往年凉爽吧。

但她依旧脸上堆着笑，上前一边伺候太后，一边柔声含笑道：“国师大人上一回祈雨之后，老天爷最近也连着下了几场秋雨了，想必很快就会凉爽了。老佛爷，医正大



人可是说了，您肠胃可受不得太多冰凉的东西，不能多吃，仔细寒气入肺腑。”

听到董嬷嬷提到了医正，太后吃冰碗的动作顿了顿，她淡淡地嗤了一声：“老罗是个瞎操心的，你们也要帮着他来欺负哀家吗？这也不让吃，那也不让吃，都是人，何曾就那么娇气了。”

董嬷嬷心中暗叹，面上却笑道：“都是人，但老佛爷您是主子，咱们是奴才，这就是大不同了。您母仪天下，自然肠胃更要娇贵些。”

太后冷哼了一声：“母仪天下？真正该母仪天下的是坤仪宫的那位主子。但奈何人家现在要做个贤妻良母，吃斋念佛为夫君祈福，哪里还顾得上母仪天下。”

董嬷嬷迟疑了片刻，讷讷地开解道：“老佛爷勿要气恼，皇后娘娘总归是您的内侄女，她如今这样怕还是当年那……事情的心结。”

说白了，就是当今皇后娘娘还是妃子的时候和前皇后一块做了亏心事儿。如今，见着上一任皇后娘娘不得好死，心中老发怵，不敢再如曾经当妃子的时候一般不择手段地争宠。

“哀家就说了清玉就是不如她姐姐清心，杜家的女儿岂能这么无用。宸妃那小狐狸媚子都死了多少年了，连魂都镇在碎骨潭，清心不过是出了天英才去了的，与宸妃有什么关系。她倒好，硬是将这生死有命的事儿给归在了宸妃的鬼魂身上，自家吓得整日里吃斋念佛，连后宫都不管了。”

太后一提到这事儿，就脑仁疼，她忍不住把手上的茶碗一扔：“清心当年病死，哀家看着她倒还有点宠妃的样子，又是清心的妹妹，就将她提上来做了皇后，哪里知道竟然是这么个没用的。到底是庶出的，早知如此，哀家就该重新从杜家的嫡出的女孩儿里再寻一个好的上来，年轻貌美，小意温存，还能笼住皇帝的心！”

董嬷嬷默默地叹息了一声，这后宫里从来都是太后的天下，哪里有皇后娘娘什么事儿。

这是众人知道的事情，只是董嬷嬷哪里敢这么说，只能努力地安抚太后，免得她恼火起来，她们这些奴才都没有好下场。

“太后，医正大人今早给您把平安脉的时候可是说了您不能动气的。今晚医正大人过来的时候，要是发现老佛爷您恼了，岂非又要责怪奴婢？”

果然在提到医正大人之后，董嬷嬷苦口婆心的劝慰起了效果，太后脸上的怒色慢慢地缓和了下来，她喝了一口冰碗里的燕窝后，忽然道：“对了，说到了国师，哀家想着也许有些事儿要提前和国师商量的了。”

董嬷嬷看着太后的表情，忽而一惊：“您要见国师……是说那件事儿？”

太后接过一边大宫女递来的龙井茶水漱了漱口，一边淡淡地说道：“没错，国不能无后，也是到了该立太子的时候了。就算皇帝身体不适，又哪里能让一国朝政总在一

个公主的手上抓着，安能不让天下人非议？小贱种再能耐，也只不过是个女儿家罢了！”

站在这里的人都是老佛爷的心腹，她一点都不担心自己说的话会泄露出去。

董嬷嬷迟疑了一会儿，问道：“您这事儿不是和燃灯师太商议出结果了吗？”

国师一向不食人间烟火，也不爱见人，一般太后想通过国师做什么，大部分都是让燃灯师太去传达要求。

太后却摇摇头，眼底闪过精光：“此事事关重大，有些事儿，还得哀家亲自走一趟。”

董嬷嬷点点头，恭敬地说道：“奴婢这就让人去钦天监神殿传话。”

太后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眼底闪过一丝冷芒，问道：“对了，郑钧到底有没有找到秋家的那小子？”

董嬷嬷想了想昨日自己整理的奏报，摇摇头，道：“郑督公说他已经加紧秘密搜查的力度，已经有了线索，想来很快就会有结果。”

“郑钧那老小子每一次都说有线索了，有线索了，哪一次不是空浪费时日。这三个月的查案期就要到了，若是那秋家小子回来了，会有什么后果，他只怕十颗脑袋也不够哀家砍的。”

太后戴着珠玉玳瑁护甲的手一拍檀木雕花包金的桌子，忍不住怒道：“苏儿都伤在了那秋家的小手里，哀家绝对不会允许他活着踏进京城。哀家也不打算再秘密搜寻，立刻着郑钧发下海捕公文，就治那秋家小子一个勾结贼匪洗劫贡船的罪名。令各地官府着力搜捕，一旦遇见，格杀勿论！”

董嬷嬷闻言，点头恭敬地答道：“是。”

……

钦天监神殿。

“殿下，听说太后娘娘已经命令郑钧发下海捕公文了！”双白忽然大步走进了华美的神殿内，对着那个正在百无聊赖地看书的人道。

那一头银发的男子从书里抬起头，黑色的诡瞳微微眯起，眼角挑起一个妖异的弧度：“哦，老太婆忍耐不住了吗？”

双白点点头，习惯性地伸手为百里初倒上一杯茶，先试试凉热，确定是温的，才端给了百里初：“殿下，您可是要将这事儿挡回去？”

摄国殿下手握批红大权，只要殿下愿意，太后娘娘手上发下去的公文就盖不了玉玺。况且没有殿下手里的朱批，各地官府也根本不会去遵循这样的旨意。

百里初单手支着下巴，接过了双白手上的温热茶水，轻品了一口，沉吟了起来。

双白也不着急，只是示意帮百里初捶腿的小太监退下。

过了好一会儿，百里初的嘴角才勾起一丝诡谲的弧度，忽然道：“不，不必拦着，



就让老太婆的海捕公文发出去。”

“什么？”双白几乎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殿下竟然真的打算通缉秋大人？

海捕公文一下，通行的还有格杀令，这绝对不是什么过家家的事儿！

一旦被海捕通缉，就要被革去官职，一路被人追缉。秋叶白就算能突破种种重围回到京城，怎么才能呈上自己手里的证据，又有谁敢接这样的官司？

没有人敢接秋叶白的官司，她要怎么为自己平反昭雪？

这等于是毁了秋叶白的仕途。

“殿下，您想打算做什么？”双白不明所以地看着自家主子。

百里初靠在华美的软枕之间，懒洋洋地问道：“谁说没有人敢接她的案子？”

双白看着自家主子，忍不住挑眉道：“殿下，你不是不打算插手此事吗？”

他可是记得早前在淮南的时候殿下对秋大人说得十分清楚、明白。

百里初微微弯起嘴角：“本宫说了不会主动出手，但若是小白来求本宫，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

双白一呆，殿下不是他想的那样吧？

“殿下，您打算让秋大人来求你？”

百里初优雅地一拢自己垂下来的流水般的银发，淡淡地说道：“这两个月她每月和绿竹阁的人通信，什么人她都问了个遍，却硬是一个字眼儿都没有提过本宫。”

双白愣了愣：“殿下您收买了绿竹楼的人？”

否则殿下怎么可能知道如此详细，但是他倒是想不到绿竹楼那些人竟然会背叛秋叶白。

百里初冷哼了一声：“什么人是不能收买的，何况本宫能够给那些罪臣之子最想要的东西，你说他们会怎么选择？”

早前那一次绿竹楼之行，他就怀疑秋叶白和绿竹楼的关系，后来细细一查，虽然她隐藏得极好，但还是被他发现了蛛丝马迹，证实了她就是绿竹楼的幕后老板。

回到京城以后，他就让一白着人暗中接近绿竹楼的人，若不是如此，他又怎么会知道那个家伙竟连一个字都没有提起他！

连双白、一白，她都问了一句，更不要说阿泽那个蠢货，她每一封信都会隐约地提上一提。但是他把信里的每一个字都翻来覆去地看了一遍，愣是没有发现她有提到他的只言片语！

“枉费本宫当时冒险救了那个没良心的东西。”百里初声音幽凉，如同玩笑一般，只懒懒地看着双白那双幽诡森然的瞳子里闪着锐利的幽光。

双白被百里初这么一盯，只觉如同被暗夜中强大掠食者的无机质眼瞳盯住的猎物

一般，瞬间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殿下这分明是在吃醋哇！

双白忍不住暗自嘀咕：秋叶白，秋兄，你也未免太没有眼儿力见了。平日里被殿下欺压身下的日子也不少，难不成还不知道殿下是个霸道小气的性子？

信里好歹也提上一提殿下，哪怕是骂人的话，也比提我和一白这些路人好，这不是平白连累人吗？

“殿下想必是在秋大人心里……占据的地位不同，否则以大人和殿下的关系，大人只字不提，这才能证明殿下于大人是不同的。”双白想了半天，努力地挤出一句安慰的话来。

百里初狐疑地眯起双眸，问道：“哦，是吗？”

双白立刻点头如捣蒜：“没有错，是的！”

从道理上来说，这确实是有可能的，秋叶白故意避开殿下的意思确实有些太明显了。

百里初似乎有点接受了这种说法，点点头，仿佛在沉思一般，他紧绷的眼角放松了些，表情看起来也没有那么吓人了。

双白心中呼了一口气，努力地让自己的微笑看起来更能取信于人。

当然，所有认识的人都提到了，唯独有一个人没有提到……其实还有一种可能——因为实在是讨厌一个人，以至于连提都不愿意提。

当然，这句话，打死他都不会说的。

和秋叶白有关的话题很容易刺激到自家殿下，所以双白决定换个安全的话题，转移自家主子的注意力：“殿下，您最近经常从沉睡中突然醒来，您没有任何的不适吗？”

百里初垂下眸子，看着自己手上的宝石护甲，淡淡地说道：“本宫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最近越来越浅眠。早两年就算遇见窝火的事，也不会醒来，但是最近这半年也不知怎么回事，越来越浅眠，越来越沉不住气，心绪一波动就会醒来。虽然会连着几日都有些疲惫嗜睡，但倒也没有什么不适之处。”

双白看着自家主子，有些疑惑地问道：“国师没有任何抗拒吗？”

他还记得早些年，国师异常抗拒殿下的存在，就算后来国师慢慢地接受了殿下的存在，但殿下每每醒来的时候，都非常疲惫，要缓上好些天。

“没有，阿泽最近似乎越来越惫懒了，都不愿意出来。”百里初懒洋洋地说道，“他想睡就睡吧，反正出来的时候，他不是吃就是睡，就他那榆木疙瘩似的脑袋，若是没有本宫护着他，只怕迟早有一天被人分尸了。”

双白默然，虽然这个比喻实在太过惊悚，但是他觉得非常贴切。

他忽然想：会不会有一天，国师永远地沉睡下去，不再醒来了呢？

双白摇摇头，这个设想太过惊悚，毕竟是先有了国师，才有了殿下。



他摇摇头，转而说道：“殿下，属下过来的时候，内线传来消息，太后很快要来找国师商量立储大事。若是国师一直这么睡着，只怕不是个办法。”

殿下的头发可以不再染黑，神态可以伪装，但是眼睛……唯独眼睛是没有法子伪装的。

“立储？”百里初忽然抬起头，眼底闪过阴幽的光，“老太婆果然是忍耐不住了吗，全忘了本朝的太子可都是短命受诅咒之辈，当年本宫那大哥和二哥是怎么死的，她又想再拿自己的哪个宝贝嫡孙子来祭神？”

双白一愣，随后微微蹙眉道：“依属下之见，要么是先皇后所出的三皇子定王，要么是当今皇后所出的五皇子齐王。九皇子今年才十岁，还没有封王，其他皇子都是庶出的，资质都不佳，自然是不可能被太后娘娘列入考量范围的。”

大皇子和二皇子都是孝贤皇后所出，而且都聪慧伶俐。尤其是大皇子，三岁能吟诗五岁能作诗，深得皇帝的喜爱。加上他又得杜家鼎力支持，四岁那年就被立为太子。但是命运多舛，大皇子十三岁那年坠马而死，皇后伤心欲绝，闭宫一年才缓了过来。

为了安慰结发妻子，皇帝将二皇子立为太子。但是好景不长，不过一年，宫外爆发时疫，皇后忽然得了天花，凄惨孤独地在封宫里死去。而二皇子以太子之尊出席祭天仪式，结果脚下踩空，滚落一百多级台阶，脑浆子都染了一路白玉台阶。

从此，太子之位冲煞紫薇的传言流遍了天下。连接失去两个爱子，皇帝再也不敢随意立太子，而是立了“体弱多病”的长公主为摄国公主。一来盼望“爱女”于此位上身体渐佳，二来也以女子之身抵消冲煞紫薇。

同时，他非常宠爱先皇后唯一剩下的孩子——三皇子定王。

即使齐王和九皇子都是嫡子，他都不曾给予如定王般的关爱。

所以众朝臣都默认了定王是下一任帝王的继承人。

“不过不管是谁，想要从本宫这里拿回批红大权也不是不可以，得先看看他有没有本事去坐那太子之位，最起码不冲煞紫薇吧。”百里初似一点也不担心，只是轻叹了一声，仿佛想起什么有趣的事儿一般。

“你说，本宫那三弟听到这个消息是不是很兴奋呢？”他笑了起来。

双白看了眼百里初，心中默默地说道：“不，三皇子如果知道这个消息，只怕会吓得夜夜噩梦不断，说不定还会来跪求殿下您高抬贵手。”

双白一直认为那位三皇子是个难得的聪明人，否则也不会活到现在。

“既然老太婆那么想见阿泽，就见吧。”百里初支着下巴，半合了精致的眸子。

双白看着百里初似准备闭目养神的样子，就恭敬地答道：“是。”

说罢，他准备退出房间，却忽然听见百里初幽凉低柔的声音再次响起：“对了，那海捕公文，盖印吧。”